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三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畏敬

脩己之敬

堯典曰欽明文思欽敬也

又曰允恭克讓允信也恭敬也克能也讓遜也

舜典曰溫恭允塞溫恭者和粹而恭敬也塞實也

禹貢夏書篇名曰祗台德先祗敬也台我也言敬德為天下先不距朕行

也距違也



詩商頌

詩篇名

曰湯降不遲

謂應期而後也

聖德日躋

躋進也

大雅

詩篇名

曰穆穆文王

穆穆深遠之意

於緝熙敬止

於美也緝續也

熙廣也止助辭

真德秀曰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叙其德必以敬為首稱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源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之敬自強不息由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蓋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窮之

功此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人主而欲師帝王其可不用力於此乎

臣廉嘗考朱熹謂聖人言敬未嘗關聚如說出門使民等類皆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又謂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臣謂朱熹實得程顯兄弟之學既謂敬可以補小學之缺又謂敬乃聖學成始成終之要真德秀此篇論敬以虞夏之書雅頌之詩綴集言之亦程顯兄弟關聚說出及朱熹補小學成聖學之意大哉敬乎其聖



學相傳之密旨乎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真德秀曰孔子答子路之間其言雖甚約其理則極至而無餘蓋自堯舜以來世相傳授惟此一敬臣既列之於前矣至若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啓之伐有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紂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夫堯舜禹湯文王天下之大聖也苗扈商

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敬與弗敬而已君子之爲君子其能外是乎子路未知而復問故孔子再以安人安百姓者言之蓋脩己非求以安百姓而百姓自安理之必然無可疑者然此脩身極至之驗也故雖堯舜猶病其難曾謂子路而易之乎異時子思作中庸亦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程頤推明之曰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聰明叡知皆由此出

真德秀曰自漢以來世之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爲



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  
 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而朱熹又為之箴曰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  
 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  
 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  
 適此四言釋義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  
 是監此釋主一之義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  
 交正此二言乃綱領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  
 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異處三綱既淪九瀆亦歎



九瀆謂洪範九疇也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  
 告靈臺敬之為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  
 宜熟復之

臣廉嘗竊誦朱熹感興詩云放勳始欽明南面  
 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  
 穆穆歌敬止戒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  
 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先  
 儒何基謂此詩明列聖相傳心學之妙惟在一  
 敬仲尼刪述詩書以存聖軌而垂法萬世其要  
 只此一字臣謂箴言主敬之工夫詩言敬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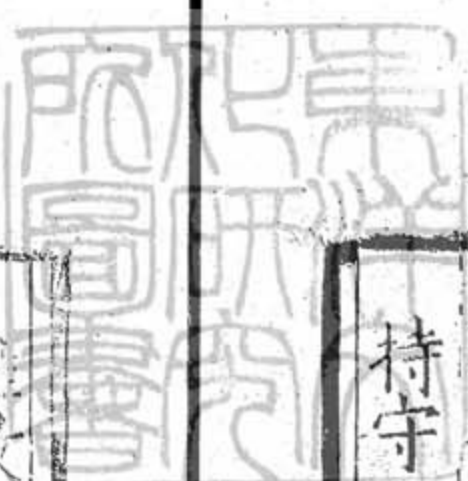


傳授聖帝明王之所以為聖帝明王大聖大賢  
之所以為大聖大賢端不出乎一敬之外也

事天之敬

太甲商書篇名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  
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  
艱哉德惟治否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  
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  
配上帝配合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監視也

真德秀曰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伊尹猶恐其  
持守之未篤則做之以三言使知天道之無私親



惟敬則親民心之無常懷惟仁則懷鬼神之無常  
享惟誠則享而終之以敬德之一言蓋敬則仁不  
敬則私欲賊之而不仁矣敬則誠不敬則私欲雜  
之而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夫有  
德則必治與治同道則必興成湯之敬德至與天  
合太甲其可不與之同道邪能與湯合則亦與天  
合矣斯言也豈獨為太甲謀萬世人主皆當取法  
大明詩大雅篇名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去聲武王也明明在  
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忱信也不易惟王天位殷適紂  
之正俾不挾四方挾謂挾而有之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

翼翼恭順貌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懷來也

厥德不回

也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真德秀曰明明在上指君德而言赫赫在上指天命而言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觀赫赫在上之言則其威明可畏曾不違咫尺之間此天之所以為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以商紂言之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適一旦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之有所不能此與召誥皇天改厥元子之命同意皆所以深警成王也既言商紂之失又言文王之得謂其小心恭順以昭事上



帝遂能懷來百福由其德不違於天故天使膺受四方之國此有所以深勉成王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言武王以諸侯伐紂眾寡不侔所恃者上帝之臨而已汝者武王自謂也商紂無道天命討之其可以彊弱貳其心乎此二言也雖為伐商而發然玩其辭則若上帝實臨其上人主而能時時誦味則非心邪念自當潛弭於冥冥之中矣豈小補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嗣王成王

敬之敬之天維顯

顯明

也思

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士與日監



在茲

真德秀曰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爲言蓋帝王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故重言以求其聽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艱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於事爲之間天之監視未嘗一日不在此也豈可忽哉當時羣臣之學以格心爲主故其言純粹如此人主宜深味之

遇災之敬

大禹謨帝曰來禹降水傲予

降亦作降洪水也

真德秀曰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傲我也聖帝明王之畏天省已類如此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宮室營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夫以成湯之聖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即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傲而洪歸之於堯湯





以旱自責而烈歸之於桀姦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傲忽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書序伊陟相太戊

太戊商中宗也伊陟尹之子

毫有祥毫國都也祥異也

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真德秀曰咸乂四篇今亡而史記叙之曰帝太戊

立伊陟為相桑穀生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

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與帝其修

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大戊遇災而聽忠言

修闕政亟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

命律已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書高宗彤日

商書越有雉雉鳴

祖已賢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降下民典厥義

典常也義理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

永長也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

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孚信也乃曰其如台

也嗚呼王司敬民

司主也罔非天胤

胤嗣也與祀無豐

于昵

豐厚也昵親也

先儒蘇軾曰高宗彤祭之日野雉鳴於鼎耳此為

神告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已謂當先格王

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





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已先格而正之夫天之監人有常理而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天人人或中道自絕於天也人有不順德不服罪者天未即誅絕而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人乃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夫先王莫非天嗣者常祀而豐干昵其可乎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求夫書曰越有鳴雉足矣而又記其鳴於耳非以耳爲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日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爲國

之害莫大於此

真德秀曰軾所謂以象類求者謂洪範五行之說也鳴不於它而於鼎耳蓋鼎者祭祀之器耳主聽聽不聰則災孽生焉漢儒之論災異大抵若此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



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官其宿留告曉人具備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於賢哲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雲漢詩大雅 仍叔美宣王也 仍叔周大夫 遇災而懼側身

脩行欲銷去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

彼雲漢昭回于天 倬明大也雲漢天 王曰於乎何辜

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薦至也 靡神不舉靡愛

斯牲圭璧既卒 卒盡也 寧莫我聽其二章曰旱既太甚

蘊隆蟲蟲 蘊積也隆盛也 不殄禋祀 殄絕也 自郊徂宮

郊祀天也徂往也宮廟也 上下奠瘞 上祭天下祭地 靡神不宗 宗謂

尊事也 后稷不克 克能也 上帝不臨 臨臨也 耗斁下土 斁敗也

寧丁我躬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 推不可 兢兢業

業 兢兢恐也 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孑獨也 四



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大命民死靡瞻靡顧言無顧視之者羣公先正則不我

助謂百辟鄉士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五章曰旱既太

甚滌滌山川山枯川竭如洗滌也旱魃為虐魃旱神如惓如焚惓惓

也我心憚暑憚畏也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

天上帝寧俾我遯

真德秀曰此詩蓋宣王憂憂責躬之詞其首曰雲

漢爛然雨未有兆今之民何罪而數罹饑饉之厄

乎神之能為雨者無不禱矣牲牲不敢愛圭璧不

敢惜而神不我聽何也二章則言旱已太甚暑威



熯然自郊至廟所以祭享者無不至矣莫親於后

稷而不能揅莫尊於上帝而不見臨與其耗敗下

土民受其害寧使我躬當之三章又言致旱之由

不可推知兢畏危懼殆如雷霆之在上周自厲王

板蕩之餘民之僅存者無幾今又重言之以旱將

無復有子遺者矣四章則言旱甚而不可止我將

無所自容民之大命死亡無日莫有顧視之者羣

公先正之與祀者曾不我助而父母以及先祖亦

何忍使予至此乎五章言旱之已甚雖山川亦為

槁竭使我心如焚灼羣公先正不我聽聞天既見



謹寧使我遜而去位以謝罪於天不可使民被其  
毒五章而下大略申復前意詳味其辭敬天憂民  
之心側身脩行之實至今猶可想見此其所以為  
中興之治與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

熒惑火星也心東方宿也

心宋之分野也景

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  
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  
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  
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真德秀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景公三言

之善而法星為徙三度天人相應其捷如此可不  
畏哉

### 臨民之敬

五子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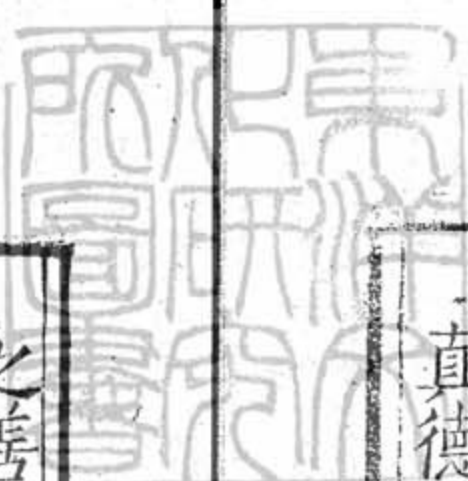
夏書篇名詳見後

其一曰皇祖有訓

皇祖大民可

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  
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真德秀曰君之與民以分言之則若霄壤之不侔  
以情言之則若心體之相資故可親而近之不可  
卑而遠之也國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搖則木拔





民離則國危匹夫匹婦若無所知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故大禹自謂天下之愚夫愚婦有能勝我者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敢以己之聖爲可恃而民之愚爲可忽乎三失謂失之衆也一失猶不可况至於三凡民情之怨忿其端甚微其極至於不可禦圖於未形則易採於已著則難六馬者駕車之馬而六轡所以馭之車賴馬馬賴轡猶君之賴民也朽索馭馬必危非道臨民必離故大禹之心常慄乎其不自保也然則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人而肆於民

上者視大禹之訓宜知戒矣

召誥

周書篇名召公

嗚呼有王

雖小元子哉其不能

誠于小民今休

王休美也誠和也

王不敢後周顧畏于民

品也

真德秀曰成王幼冲在位召公元老恐其未知民之可畏也則歎息而言王之年雖小而任則重若能大和于小民則善矣蓋小民雖甚微而至爲可畏王其毋或敢後用顧畏于民之品險可也夫民若何其險邪曰朽索馭馬前聖言之水能覆舟後賢喻之天下之險孰逾乎此召公此篇言畏天必



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康誥亦曰迪畏  
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祗周公之啓告  
其君者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治事之敬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掌天欽若昊天欽敬也若

廣大謂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農功之時

真德秀曰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

敬以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

日曰寅餞納日蓋於日之出入必敬候之也至於

咨鯀以治水曰往欽哉釐降二女亦曰欽哉此堯



之敬見於事者也其於卹刑於敷教於典禮於咨  
牧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此舜之敬見於  
事者也天下萬事莫不本之一心敬則立嫚則隳  
雖至細微亦不可忽故堯舜之敬不獨脩身爲然  
至於應事亦莫不然後世人主旣鮮知以敬治身  
而臨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由基也臣故摭二典  
所記以爲後王之法云

臣廉常考程頤有言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  
道明曆象欽若時令萬事無不本於此臣謂曆  
者氣朔之書象者璣衡之類曆法自漢以來失



傳言天者鮮驗至元郭守敬造授時曆

本朝因之自至元辛巳至今二百餘年交食無差

可謂善矣然究其所以亦皆截法此有一定之

理而後世未之講焉近年欽人鮑泰著天心復

要自謂有得於孟子曆元之說今其書雖存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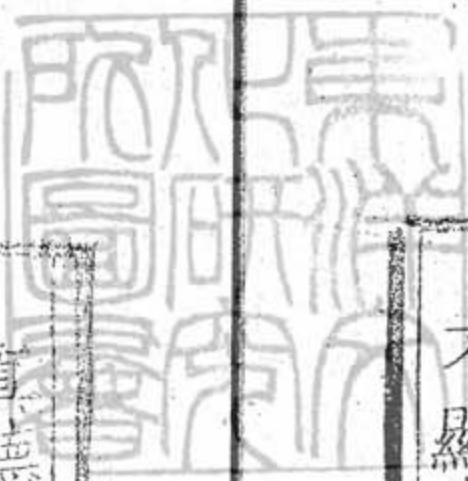
無人以傳其學耳若郭守敬所置簡儀用線以

測天度此則冠絕古今者也

操存省察之功

詩思齊之三章文王雖雖與雍同和也在宮雖與雍同和也肅肅在廟肅敬

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射厭也保射也



真德秀曰此詩言文王之在宮中則雖雖然而和

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

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

天地神明之在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

嘗有厭倦之心而嚴於自保常恐燕安息惰之私

萌於中邪僻慢易之氣設於體也斯其所以為純

亦不已與

抑之詩大雅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和不

遐有愆也遐遠也相在爾室相視也尚不愧于屋漏屋漏者

也北隅也無曰不顯莫予云覲覲見也神之格思格至也



不可度思

度測也

矧可射思

射音亦厭也

真德秀曰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羣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况人君之尊臨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儼如朋友則和柔顏色防遠過失雖庸君猶或知勉至於宮庭屋漏之中蝸蝻蟻濩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而能凜然自持不媿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毋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不可得而度者况可有厭斲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真德秀曰自昔諸儒之釋此章者皆以戒謹恐懼與謹獨云者通為一事至宋熹乃析而二之蓋以為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臣陳竊謂學問之功在乎此心持敬無間於動靜爾使無靜以戒懼何以存天理而致其中無動以慎獨何以遏人欲而致其和而戒懼慎獨又豈出於一敬之外哉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

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萌謂今夫

奕之為數小數也奕圍棊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

通國之善奕者也秋奕者名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

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



主思援弓繳而射之繳以繩繫也雖與之俱學弗

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真德秀曰孟子之告齊王也可謂至矣蓋人主之

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

煥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

時常少理義灌溉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

者至矣猶煥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

摧折其如之何哉又以奕比之奕雖小技非專心

致志則不能精故其一以專壹而得之其一雜以

它念而失之非誨者有勤惰學者有工拙由一與



不一而已故程頤為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而後可

臣廉竊謂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實涵養之要法成化間狀元羅倫

廷對策中亦嘗引此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

憲宗皇帝見擢第一劉蕢以此下第羅倫以此登科

我

朝

君上能納直言而讀卷大臣能將順其美有如此哉







